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  
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  
林鉅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  
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時史承安薦編學識兼通經畧才猷立制紛姪經  
紀龍新風稱軍鑒署督鎮遠太守得民和遵義之民聞風

歸附宜加恩賞御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督官兵以從恩歸之士合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权給人一心恢復舊疆之要者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吏科侯震賜乞簡別嚴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力行此法  
則于日有  
直成危時  
有得失莫  
無收時存  
求

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故宜重守令。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  
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爲守。况大計入覲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翁酋一朝發難。而烏鵲兔逝  
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掠報虜與奴通薊門。承平一  
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處內潰。目前第一急務。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勑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爲湊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拘而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劉切指陳職甚達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謂宜即日榜諭列爲條欵令各殫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  
陳，再爲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  
才貌歷歷在前，除顏齡弱植，覩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  
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  
讓，不逞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  
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席、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諮詢。  
庶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爲榮，  
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輜輶，輦轂或以利，或  
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腸  
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駢填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  
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叅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  
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旗傘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

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江東陳劉  
弘化德本  
陽子論本  
兵被罰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曉紛囂全無正論。遼既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頃張鵠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爲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今必結党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壞于敗蔽然或邊與邊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輿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廢耳。

炳忌直言  
劉公自今

未有悍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  
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  
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  
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勁以  
固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  
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通暝而退  
次早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  
撒滌橫署滿口穢污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  
之又臺臣劉蘭和爲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嗔怒臣即欲糾  
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旣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緩其誤。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揭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問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其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叅經略爲撫臣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賂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宵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  
蚤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叅巡撫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  
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苟撻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  
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  
扶助爲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  
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拘盡驅之戰以致  
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弃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弃而猶跪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旣能使本兵職方與之  
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  
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  
捏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  
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禱千古  
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  
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况  
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慚極三敗  
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揆地耶  
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諭  
高崇以言兵達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弃之  
謀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勢朋比之職方喪師弃城  
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  
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瓘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閩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割抵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己以聽。閩部無一過舉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剖。更乞一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一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弃廣寧、二十三曉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  
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  
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  
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綫  
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謹道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  
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  
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懼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繫要軍機盡成耽閑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爲尋常監軍者用脫逃爲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爲便宜令人髮豎眦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  
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  
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  
自應立加。尚方之劖。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  
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鐵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  
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  
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  
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  
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  
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

幅輶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燕京鼎建十萬年之基雄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闖入今宜速委通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閑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闖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爲緊要重鎮今宜速置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鑿

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聞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筭神威以爲應援。至于京師門禁、盤詰爲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聞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條往條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壘、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陵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勤勿以葺廢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緣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彊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緣

並。棲。兩。鬪。爲。法。廢。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  
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  
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  
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棨。即。盛。甲。一。事。件。件。  
精。堅。井。井。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  
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屢。薦。之。李。  
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連。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  
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勲。戚。及。武。舉。中。之。才。堪。冲。邊。者。  
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鑄。衛。所。亦。令。悉。舉。所。知。叅。合。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  
品字坑陷馬穿鹿角樞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  
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聞力不足勝之鬪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  
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  
陋而譏及其功成川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  
既不能爲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爲用智用巧之計只是  
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開臣  
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  
之圍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杳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視為網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真。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且多經諸臣已言。傾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爵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胤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貴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屈勇烈可嘉商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督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畧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學等曰我受國恩不除生髮以報之又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焉父墓側使規化光復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亦不聽沐浴衣冠而向拜如禮遂自絶死高木又謂高學曰主人待我厚厚我不忍死人獨無使令于前者汝理負我莫負土人言異亦自經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從戎皮骨爲佐任高世彦道之甚

詳夫用仇無私恩之允有八十四歲之母向爾懷撫甚篤從客就義莫烈大成。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鼐充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董等分營練兵

不怠往復  
紛紛三日  
在此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塘報夷虜暗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經臣熊廷弼各自右屯趨閩陽以援廣寧廣寧弃于二十二日是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林干先擊又爲孫得功所迫脅馳至閩陰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

方震孺傳  
有云撫臣  
落葉經略  
軍中作覽

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爲鎮定之言不爲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雖各有可原而法無偏據情事

竇容偏爲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爲鎮定之言不爲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應醉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爲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脩文束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構立煽通言是聽而已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逼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京師何以設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勒王之師。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重二城周廻數十里。守墻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清查各門。何以開閉。柴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尚可撤去。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卦。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緝。想其忠孝性成，不負聖意。此外卿寺濟之，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而爲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職方之，不得而失官封。彊必再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閥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

刻期報 奏施行

清寧前屯  
以遠哨探  
奏

巡按方震獨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夫河西既陷。經撫旣已入關。山海一堵之外。即爲賊矣。喜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夷。安見榆關一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燧道。此日。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人。伏祈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奸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騎來搶中箭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用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叅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文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滅賊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五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一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三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舖，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已多泰良至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慨自河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湧，議論紛紛，未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  
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閬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  
分明鑒鑒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  
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  
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閬陽分兵應援  
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  
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繁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父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  
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庸慤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計。  
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乘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  
禪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告。而又不共戴  
天亦熱腹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  
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灾樂禍者。藉以報其  
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逮經略。或請  
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  
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薦  
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  
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  
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焚惑  
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都  
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  
次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詬誣置凌沒無定畫明分左  
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  
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况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卷遠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勝。收拾殘弱。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謂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廷遣恩禮。侵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殊恩懶本心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挨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賡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又安方內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虜。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年騷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卽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閭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肖從賊來歸內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俾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匱無缺之彊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茂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徐元輔葉向高輸  
俸助農

上以其爲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克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爲常奉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撫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

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王紀爲刑部尚書

袁崇煥爲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閉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爲戰次之不能爲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何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盡力擔當。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捐。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酌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恩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曉語。

一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蓋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時，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繩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金勦葉當亦無幸。臣不敢爲撫臣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加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二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高邦佐

侍郎忠

劉公忠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  
擇一二入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煉  
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一邱典宜從重旨不待  
言。若諸將邦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  
聞落馬不知下落，有憚其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入旬母爲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遷，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戶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誠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貴，欲  
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

平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郤。城中火藥盡一

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屠。昨楊丕顯走出始得其  
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  
所各官另行具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  
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  
賊臣生亂。巡撫走虜寧死守。有志不酬。水上一跌臂助俱  
折。病發悞事。無有峩顏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席  
幕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陝西巡撫呂

塘報先接邵報該商寶司司丞劉時

俊具題奉

聖旨賊情着陝西都屬延撫官差人負探不時確報欽此添將已經準報外今續添陝西分巡四右道楊光華報稱今將四州陣中所遣都司都先生書札能奉都尊台前冗中不能逐位裁報僅將一十二日至十八日止事實上聞十三日萬寧兵與秦南打陣殺斬首級十五六顆十四日探營云扎營于石佛寺次日即往牛頭鎮探聽遇賊相對斬獲十餘頃內有大頭賊完事矣十五日賊假新都鄉民集子云叫我來同去殺賊有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尚有二百餘名至前村將領正副閑住云你們白杆子認着我的是都民不是正總等只去不曉即與對殺可憐忠奮之兵俱為賊殺止有八人入大傷殺回次日首說鄉民與我兵傳息又假向白杆子云我們去殺着首將民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至十六日首云我兵將他人殺去甚多奪首于十七日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橋將探營圍困加防指揮賀民望等曾與首等在重慶相識認得的即同大罵一陣方出營對殺民望將白杆子一槍刺死各頭事先又馬純祖督我邊須援援萬眾兵齊出將首城三千餘奇圍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辯髮者。本  
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首必棄心而逃矣。  
正俟二十後，看有緊急，速否，再報。營中冗冗，不及專布。  
乞將此信看過，一處寄一處，以慰遠望之將。據報打探  
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打探，共計功二百餘顆。  
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簿內，查研十七日，查兵鏡領二千  
有餘，黃旗編織往交戰，力敵不往。那推官放白杆子出  
陣，兩兵一攻，將奢兵圍趕河中岸，俱放火，燒則敵。天明，  
得功九十九有餘，至十九日，奢兵又來營場中，死屍內尋  
賊，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三日未尋，又省城報去錦州  
監軍道報奢兵差馬兵十八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錦  
州，宜安樂、錦州打聽，退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  
當要盤詰，不可亂放一騎馬入城，又差楊千戶領兵去  
什方綿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存報來，今抄據報，傳  
與通衙知之，可須諸兵備備盤詰奸細，不可大意，人劫  
承平，不遇指日等情，轉報到職，緣係叛兵消息，理合塘  
報。

以白兆慶爲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寗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大患不在外証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爲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因。臣子且然而況於

天朝。宋襄公復龍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況於當

世、往歲李遷侍氣歎。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旨布告中外。即奸相方從哲還。詔旨仍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遷侍惡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計。明旨黜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日瞑者。此復俠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搘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齡。彌留之際。欵恨以崩。比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乎。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橫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條書請出，帶書漫罵，則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棍闖進時，突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賴具奏矣。本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逼清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欲決張差減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看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亢廟震動，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勲戚鄭國大私結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塞口。

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欲化家爲國耳。國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尸。夷其族。蕩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總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即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仇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向使張差事發。追究根閒。究治逆奸。今日之蘆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位而謀政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慕是昇之。

國朝詩集卷之十二  
藥倅於差之挺也。是受之毒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疊慮。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往來聽其自裁。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內宰內監閣人寺人隸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夥進來者敢乞

皇上應爲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虜簿城下，白蓮因土皆可爲患。即死難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繁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侯伯鄭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  
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  
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  
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  
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鋪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  
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  
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  
就打殺一個。閨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  
還有紅印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

喫這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竇臣  
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繁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  
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  
招還欲打上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  
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  
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  
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  
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  
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  
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蜜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攢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盡押。堂官請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奸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官去打。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遷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到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糾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隣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宇，疏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誦去撞一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邊，貳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拍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識那乞丐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呌李真張東周來就哩。人謂繼禮說于連人多，士相閣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初未受賂，舉筆直書，后士相於旁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昇張業王仲爲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胥復招見了。鐵瓦殿高真人與他叩首，當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插下鴟楷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桃頭有鉢束，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公司

改爲柳木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木棍亦打死人又於  
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與欲  
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俸看招  
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  
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曉真問駿聲等填入  
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而且不同本司看語必  
不盡報欲另舉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  
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  
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道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  
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俸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爲投入教內，臣義結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真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及冤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繫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夥人人撒

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宮之人，改寬爲教，欲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砍，欲爲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內府也。嗟嗟！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突膳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官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因謀危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補編故版  
議力卓然  
真將相才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講幄今且備佐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隨事納忠且國家急切大發爲言官諭列閭鄰見行者無復可更爲建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已任人其端凝清靜天下固已升領相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惶惶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驛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其種誕漫因循之衆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迓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下急務在以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勸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蓋從古國家多武健之吏敵爲器陵 國家多謬惰之吏敵爲憐羸方今之事因循廢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

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  
錢糧之司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  
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徇情分至京內郡邑  
之長務擇廉于羞色尚可披儲而廉力不私幹乃有用遠  
可積餉爲兵凡應聲之征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  
爲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坼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  
諸將才望者偏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鍼俾府庫  
辟置冗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  
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人之分募精卒多不過  
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歎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式更屬極敵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蓋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貴之勇烈俱爲可冤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又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責。蓋  
起家毛雖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試輕  
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蓋  
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  
視爲飯犧而擇一賢才無皆嘆惋故吳才相與避匿不宣  
往倘旣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不  
得槩繩干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敗衄則死  
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入紹羅亦  
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界  
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防守關無闌入而徐保兵力之原

爲恢復非靡兩處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爲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畀之法黜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干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屢不足結，而廢之爲外護似不可略。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之屬，無一不悉其窺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羈綁，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畧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爲外藩，然偵謀須得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爲悞至  
於關外即未盡賴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襍藏奸  
烈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  
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聞  
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遼人之少有力者以  
渠限胡馬以根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用也且以遼人安  
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  
故壘在焉似當大脩葺即可以按其踪跡而爲之備薦門  
永平今且爲金陵重鎮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  
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爲急至乎

管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煩盛而易譖也。臣以爲先簡精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升爲親筆，而拳勇絕技，皆藉記之，以次選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益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許日，但責其着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予票以爲真，弱卽眞，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發數萬金，令近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

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糴以惠于人，而官僥其息至城堡，可爲守者，其人壯之，儲可令守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脩所俱令各該鎮撫府道一一料以理銷亂萌如淮上當南北之冲當以摠鎮據其上游或即以漕總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凡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捐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廟堂此往代夫著至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旨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

望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當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半謾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非得人主爲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志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爲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諧衆人之意。不參酌時勢，期于令法，亦何  
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爲此謹具 奏聞。

兵部奏以  
陽城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朝陽門，點閱官軍，忽報領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格繩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忿怪之。我國家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有年，歲時頒賞，供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朮顏諸虜，竟至三五百人，且其狰獰鴟鴞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關下，滯結居民，橫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鬪，至有殺傷。即太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酉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且屢墮名城，俱由內應。此中能保無東酉奴紳混入其中，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輦轂之下，而賣刀賣鉄，通夷寶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皇上亟  
勅該部不必拘往例。耽延時日，即宴賞勅令出  
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欵諭。照西北諸處事例  
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全將驛遞之費量增賞賜。必  
欲令辨髮文身泥首，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  
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坐邊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城守所關。倘有奸萌  
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爲此冒昧。

上聞旨勝激切之至。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此論公平  
兩人之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由，與經撫  
從來治軍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大都言奴酋攻西平失利，蒋徵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  
先锋，劉秉爲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  
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纜一交鋒，孫得功帥衆先奔，劉  
秉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軍被殺。此時如商尚不信，  
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使舊臣堅守廣寧，  
不能，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開陽飛駐廣寧，人心亦  
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臣子自廣寧一自開陽先去，  
以爲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奔又隨之，奔如流水，  
不可復擋禦矣。以  
無臣言失在柔而愚，枉信間諺，縱信遼人西虜，不得安  
諸路各將之心，以  
經臣言失在剛而慢，不寫預備，不爲同心協力，且放西  
非軍兵之人，然在撫臣，既馬競速，百姓遙道而哭，呐喊  
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逞，則寬嚴  
之分，剛柔之別也。孫子曰：「爲將之道，有五：智、仁、信、  
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報罪  
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  
之失一也。誰得以意而輕之。故  
朝廷不欲恢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  
勇嚴全備之經略，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慢者來，遂

費兵馬與錢糧何益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好同年與  
撫臣從無一面亦就衆人公論一明布之耳適久報西  
虜入犯有三百餘騎到入里虎賁上威嚴矣謹揭焉

給事中侯震賜以聖學驟輒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聖旨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間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間怠荒之漸也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爲小小失也

皇上以冲年紹統踐祚之始疊示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時機非泛  
詔請純熙  
學奏疏也

至丁酉備  
相沿更為

蹙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困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之至計此誠爲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常不虛心以聽受然路隔一膜惟有經筵日講二三元老可以密宥腹心開壅蔽而啓聖憂而寂乎其未有間也職政欲效愚忠而奉此青文以多難之故輒講學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明君詰相有此國法否豈經筵日講之一謀惟以章句庸談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苦憔悴而不暇  
移片晷造膝敷乎。至謂寧謐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  
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大未悔禍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倥偬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陶養之功。就窮之益耶。此猶緩言之  
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間將有  
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微于非泉。而變乃又有蕭  
墻之內。亦閃。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  
見乎。凡晏安嬉毒。未有不始干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耶。

平生集卷之二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尚，乃 郡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年，英斷不後。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有左右到底，不敢恣爲欺罔。然而竄情之終，即釜蕩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諱之？而鋒穎鋗歛，御左右恩多苟貸，患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易賢奸而杜憚，勝十常威行于閩外，豈異人任，而翻以捨擗之日道之。

塞乎在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  
方以憤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輟講可以  
復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  
人主之術又開要譽君父之門惟輟講即可以什其故  
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  
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  
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  
口千古有諑事已至此須撤郤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  
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  
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國之不減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克廷而救主之綱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祈

皇上禦禦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經筵日講。立刻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前禍敗之故。從后修輯之方。奏剖聽施行庶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氛不日可掃而蕩平。日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擬焚草及奉旨。仍云較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一毫反躬自咎以實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昔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不成禮以葬。朝儀益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達之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趁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悞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遙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偕祝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戰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刻發去至于立營堡諸耗如竹木蘆蒲秫稽鍊鋤到即必罰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催驅或驟車立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  
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  
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太練逃回之舊兵。  
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  
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  
觀。已蒙部復。徵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着。  
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  
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  
以禦銳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  
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頤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  
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  
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兄取來京令其整將所結納  
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  
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龍昌把總許應  
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  
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脉貫串  
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  
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  
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須明白

開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一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倒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蘓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授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許甚悉，如廣兵之逃而歸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置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

官薦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殲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允時。此東事之最急第  
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稍而不竭之肝膽。今奴嘗當此。善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舒。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時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爲此謹具。

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廕伊子太朴尚寶司丞應得 鄭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淮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偃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唯有三尺法耳惕然正法則國安朋謀骯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奉公爲國計邊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歷數千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卽盡言商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唯恐熊廷弼本無殺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遼棄遼、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廷弼耳。旣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旣以爲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掌輿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西藩籬也、今旣撤藩籬而宥道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開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用廷務守閑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建或勘及後來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語有云此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也奉

旨而佯爲不聞旣難逃明眼之覲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不禁邪黨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兩朝集解卷之二  
恐門庭不固而堂奧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且各督于家卿。上怒其視避。革任爲民。令另授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鎮異。

初二日三更。非門鎮連響三聲。鎮  
關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  
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

任首每製  
以十承者  
于古同根

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釁之私，臣以薦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沒加忍視，檢覈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蹴躡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絕之，詞嚴而義正，旣行則以微言中之謀，疏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謂後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僕捐金反

聞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懲過。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  
祇緣共事匪人。怨毒竝作。事事破壞。着着紙糊。既要臣同  
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  
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  
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  
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  
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爲說謊悔已爲快信又自謂悞

曉矣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叅之爲憾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党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卽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閼陽臣何敢先出閼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閉營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被逐日路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必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  
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賣謠言出  
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厨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  
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  
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  
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  
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  
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麻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鎮守赴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白書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賊冲地，極近極薄。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各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爲新令尹告，而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天下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  
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  
不若目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蘓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兼國預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遠仰體朕意卽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掠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虜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蘆灣票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七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賜疏論兼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賜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遠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仕籍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久鬱之烟霞，卽九泉故老猶沾身後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網恢羅者，真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卹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機，尙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固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闊忽不啻過尅，即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冒轉迁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体量述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助猷。居卿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爲之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贈求卹。祇圖

恩賜。請者因緣于利。卽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備國本爲題目。則捏邊功爲勞助。以致生前之奸汚。一身可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單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亦輕

恩例而失風厲之權乎此後遇有陳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槩據一子之  
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旣該加贈后  
人又蒙廢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爲故事卽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宦后有零丁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衰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申而倖竊無所容其私矣。

六議深中  
事機可謂  
老成謀國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謝菲蒙  
聖恩拔臣于儻儻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邊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邊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疏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燭子風飄，奔北之驚魂未定。鉗戈散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一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爲百靈之阿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固防內患，當河西初清。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爲急。而臣知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閼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參師捷手須用防閼賭棍酒徒悉行誅斥。一兵爲橫一伍竝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日詰內奸奴自清撫聞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讒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卽為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卽來而不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卽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卽將本家財產盡給護奸之人。知情者竝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鵠昌等處卽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日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遇微卽搬移入城。凡倉庫、鎗炮、刀鎗等件遇驚卽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都中繫事。莫繫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繫于  
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  
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  
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查。  
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  
樹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  
皇城守衛。道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邀喝。至于等閑時  
日。查點不主。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銷萌剔蠹庶

皇居邃密，杜蕭墻之釁矣。五日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餉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卽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密密清查。當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  
百凡內廷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  
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  
日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  
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  
內事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  
冰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  
軍情爲等閑。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  
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遇三日

卽令科臣叅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君心之默運。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繩國造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窗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十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駁。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亟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輕撫之上法雖不貸

皇上待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督聽其  
蟒衣玉帶侵游關上乎將猶覲顏入朝還據中樞乎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卽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與尸之凶，第倭奴侵屬國，僭主和議，遂以誤國論死。視鶴鳴之剛愎自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司道帥。黨羣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  
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悞國之情  
更有所恨。方其一坐樞堂。卽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  
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倖  
于一擲。迨至隙縫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  
狃于肺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狃爲責備。何處有機會。  
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旣欲驅經略  
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旣疏置延弼于廣寧。又未  
署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延弼。便可  
快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悞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  
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爲變局是查舊案也是查  
舊政輸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延  
弼一咆哮言官卽爲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  
言已驗而憂國之誠反指爲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  
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  
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譖中。輸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悞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蒙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爲彼卸擔自在地也。世寧有此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

勅下法司併究耿如杞如鴻庶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事尚可爲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擔承不避嫌怨何得邀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前請倉皇齎陳好生不識事體奉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鶻彈實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興成于衆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途一發之惠恩所酬之難大一畜之微不負所養况

祖宗三百年作養詔止一殮臣子半生光榮奚啻一畜

一可安七  
可後寫書  
時報深言  
勝十病失  
涉也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覬面而棘心也。或者世主剛復  
金闕閣格。卽有誠悃。未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

黼座時臨

天顏瞬盜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上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閑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鬻競乘以廢弛。驟  
爲十人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謬具

祖宗剪棘披莽，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惲惻所盼也。作俑于輕視，奴僕梯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瀋東手歸爵，失望瓶之守，聞溫觴之端威。國辱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其衣，喪其師，開其橐。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瀋之喪，慨然正法誰甘犯刀斗，投笄鎌者錢神作合，與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閉門而媚虜，或聞風而棄城。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減于門戶私人。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關之虞，不太過乎？腹劙舌鎗，甲乙角牴，雖今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爲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閏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  
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踵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  
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寒督畫題兵未見確有勝  
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爲偏裨加釁之疏併報奴酋騎橫必  
犯之疏不一而足以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  
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騎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叩  
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辦而悍氣爲驕代衆爭  
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消乎新推經臣能清弊釐  
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惟  
其爲廣寧之績大可憂三也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筦之于大司馬，故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倚楊石二將，遂能長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祚遂虛。何至今日而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國家尋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狼雄紛拏之途，遊手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奧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爲處分，此正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愛四也。國之錢緡，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惟正，再殫于榷稅，再殫于遼役之加派，師行而儻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馬疲而墮。益毒。里多虛舍。溝洫奔潰。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爲浮海之萍。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爲西虜兵集。而捐十餘萬之犒。迨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禍。撫臣又何以爲西虜且至。而續十餘萬之費。又聞廣寧至右屯。其棄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銹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千旛。萑苻之庶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匱之民。結轡之氣。匪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遼証而雖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興償所失亦不得。臣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蠟塘沸美，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宮禁，日仰天高，蜚語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雅有天地河山之譖。持尺弱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或譖劉呂之左右袒，盡夫亦儻成吉之伯仲。訂回視萬曆初年離襁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此，窺垣有戒，伏莽有懲，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爲不是，但其紿屯安插，不宜密邇。

京師就捕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瀋遼陽之外，令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矧此捕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瞻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捕處不為响導，恐又尋聞瀋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爲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入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膳撫噬口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姪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殲力取姪，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發廣寧所徵之

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猶訛傳西虜之留戀，瞎撫也。瞎撫猶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抑神弋，群厲攝奸魄。如此顛倒庇護，始于黨，終于賣。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因私憤，愁苦無聊應。與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閻獄。或以前言猜案，倦于平反應與獻決者，或以鄒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福堂養冠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幾許愁腸，安知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做乘急，內訌隱隱蔓延，危于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乾坤何等踴躍。

君父何等霄旰。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崎濁崎清。意氣投。則墟贊之。揚詬之。甚或托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綴之。臭味殊。附誹謗之。挫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過關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生。

已聞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彌縫。人、工彌縫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則罪可飭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獵。馬謖或捨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擅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洞混一之圖，草廬等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陳陶叙之師，覆絲宿望；富平之役，敗自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爲乎借籌見長，提桴遠攝者，而必欲斥之？課政有聲，韜鈴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國朝御竹錄 卷十一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皇國乃得卽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國用而爲党用豈私交斬于

主恩益簪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體顛樹寧有遺卵臣怪其爲國與家兩俱舛也已或芘所私而党也先誣人爲党以張瞞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爲汚也以置箠口之鐵滅獲慢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諱許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焉恣鹿馬蔽日塞耳覆地番天甘以自身爲糞爲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之悞。因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陞續得閻邸報。儘有清議堪效者。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晉夫陰晴未定之局。臣尤怪其爲楫爲棟未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態。合于十大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噴噴蜩蟻之穴。闕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非故習爲吁號也。當途半斃于虛權。臣不樂問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暗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勑諭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寶。勤匡襄勿蹈模移。勿習伴食。勿暭向陽之卉。勿眩影兮之坏。勿再

徇門戶體面舊套。促損我邊疆。動搖我步至。有不恪令者。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傳謄誦。采及芻蕘者。盛治光萬穢焉。采朝講之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卽文之而部院大條。又次之。而察寀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詳策畢舉。昌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

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視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歎。七可怪。加與一一激

除。十大愛。從今密密摶挽。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到部。尚書張鵠鳴奏曰。自遼  
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終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資金銀。  
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絲于內地之蠹。臣每恨  
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約  
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終十年通李永芳往來踪跡。差  
人姓名。使費銀兩。犧然可疑。但十年叨登進士。受國殊  
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疊叛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  
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旣有聞見不敢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佟十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在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

居民王達榜家  
白雄雞生卵